

电影文学剧本

鬼乡曲

汪天云(执笔) 邓朴安



1. 一望无际的大海，碧波万顷，
随着粼粼碧波，远处，湛蓝湛蓝的长天与大海融成
一体。

几朵镶着金边的白云，缓缓地在蓝天上浮游。

一行北飞的大雁列成整齐的“人”字队形，渐渐远
去……

2. 海浪拍击岸边的礁石，激起簇簇洁白的雪浪花。
伴着阵阵涛声，一个深沉而感人的男中音开始朗诵：
——大海呵，你日夜奔腾，汹涌澎湃，
让那滚滚波涛，展示你无限的情怀，
用那簇簇浪花，拨响你激越的心弦，
——啊，我听到了，我听到了含泪的歌。深情的
曲……听到了你日日夜夜发自肺腑的呼唤！

大海，波涛汹涌，

雁群飞出画面、云海间推出片名《思乡曲》

3. 海滨，高大、葱郁的椰林后面，一条高速公路，沿着海滨山麓蜿蜒伸向远方。

公路旁有一幢乳白色的小别墅，它面对大海，背倚青山，愈显高雅秀丽。

新颖、美观的围墙构成各种立体几何状，妙趣横生。院内，花坛似锦、绿草如茵；阳台前，两棵高大的相思树，亭亭玉立，海风轻拂，树影婆娑。

4. 阳台上，碧玉栏前静静地伫立着一位老人，海风拂动着 he 额前丝丝白发，他目光深邃地远望着大海。

5. 春花带露，晨雾缕缕，大海蒙纱，老人怅望大海，夏蝉长鸣，夕阳彤红，流霞满天，老人伫立静眺，秋月新圆，金桂展蕊，星光璀璨，老人低首沉思，冬云腾涌，霪雨霏霏，海天朦胧，老人倚窗而立。

6. 叶大钧的书房

老人倚窗而立。窗外，风雨交加。

窗边，挂着中国传统的年历，已翻到了最后一页。

年历：上面是一幅《岁寒图》，下面写着戊午年十二月小。

一阵寒风扑入窗内，纱幔飘起，年历在风中沙沙作

响，左右晃动。

7. 美国，台湾驻美使馆

画着《岁寒图》的年历被风吹落到地上。

地上，印有“青天白日”徽记的文件、纸张随风飘荡，狼籍不堪。

贴着封条的大小箱子，横七竖八地堆放着。

一只戴着蓝宝石戒指的手拎起了一只紫檀色的皮箱。

一双步履沉重的脚走下台阶，走过长廊，走出铁门。

提箱人的背影，他正面对着铁门旁的铜牌——

8. 一块刻有中、美两国文字的铜牌

上面：中华民国驻美利坚合众国大使馆

提箱人隐痛难抑，惨然长叹一声，走出画面。（侧身）

9. 纽约飞机场

提箱人躬身进入机舱。

波音 707 大型客机起飞，八个引擎喷出强大的气流。

气流飞旋，青烟弥漫……

10. 柳妈的小房间

青烟缭绕，三柱佛香插在小香炉中。

柳妈合掌而跪，十分虔诚地在向妈祖菩萨祷告：

“万能的菩萨，千万保佑我的水儿平安归来，平安——归来！”柳妈顶礼膜拜。

传来厨房内煎药煮沸的声音，柳妈起身，走向厨房。

11. 厨房

柳妈倒出沙锅中煮好的中药，轻轻端起盘中的药盏，望了望窗外的阳台。

12. 阳台

叶大钧身穿深褐色的尼龙睡衣，倚坐在一把藤椅上，凝神远眺着大海。

柳妈端药走上阳台，轻声招呼：“老先生，该服药了……”

叶大钧默然不答，良久，才微微摆了摆手，缓缓站起。

他走近碧玉扶栏，但目光始终没有离开大海。

柳妈叹了口气，转身退入客厅。

13. 客厅

柳妈放下药盘，拉起窗前竹帘。

一阵清脆的汽车喇叭声传来，柳妈微微起身探望窗外。

14. 窗外——别墅花园中鹅卵石铺成的小径上

一辆乳白色小轿车，轻捷地驶到门前，停下。

叶恋枝从车中跳下，伸手拎出一包物品。

柳妈疾步上前迎接：“小姐，你可回来了！”

恋：“唔……”她又提出一包，柳妈忙接过。二人走向客厅。

柳：“东西都齐了？”

恋：“市场上乱极了，只是随便买了几样……”

15. 走廊上

电话铃急促地响了起来，叶恋枝接电话：“喂，哪里？航空公司……？”

16. 航空公司售票处

一位年轻爱打扮的女职员对着电话：“密斯叶，请你决定个时间吧，如今赴美班机压缩到最低限度了，票特别紧张……”

窗外，购买飞机票的旅客排成长龙，人声喧闹。

票房窗上，红灯闪烁，“票已售完”四个大字，分外醒目。

17. 叶宅客厅前的走廊

恋：“……请等一等。”她挂上话筒，问柳妈：“谷

岚的电报来了吗？”

“没有哇！”柳妈摇了摇头又问“怎么——？”

叶恋枝脸有怨色：“他也真是……噫，航空公司来催订票了，他说好在纽约机场等我，可现在……”

18. 台北飞机场

美国来的班机停在跑道上。

谷岚提着那个紫檀色的皮箱走下飞机，

谷岚在大楼的台阶前站住了。一群拖着子女、携着行李的人乱哄哄地从他面前跑过，争先恐后地拥向赴美班机。

一位太太不慎绊了一下，箱子打翻了，里面杂七杂八的东西撒了一地。

人群更乱了，夹杂着斥责声、咒骂声。谷岚的脸上显出鄙夷的神色。

谷岚抬头望了望大楼的广告栏，上面一行佛青的大字——

庄敬自强，处变不惊！

“哼，都乱成一锅粥了！”谷岚愤然跨上了台阶。

19. 航空公司售票处

女职员正在继续打电话：“噢，密斯叶，请赶快决定，我给你留了最后一张票，还有三小时……”她

看了看手上的电子表。

一个穿西装的胖子探头进来，他手拿着一迭钱。

穿西装的人：“小姐，我出五倍的价钱买那张票，请帮帮忙……”

女职员：“很抱歉，实在没票，请出去吧！”

穿西装的人耸耸肩，走了。

另一个穿着制服的男职员：“他手里拿着的可是美钞呵，你难道……？”

女职员默默挂断电话。

男职员：“你的那位姓叶的朋友，架子还真不小！”

女职员：“唔，你不了解她，她是我大学里顶要好的一个同学，这回是去美国考学位的。”

男职员“噢……，有背景吆？”

女职员：“她父亲原来是个少将军医，后来退職到大学教历史了”

男职员：“那美国方面呢？”

女职员：“她的未婚夫在驻美使馆当译员。”

男职员：“那她还犹豫什么呢？”

20. 叶宅客厅

叶恋枝在室内焦虑地来回踱着。

柳妈一面帮着女主人整理行装，一面婉言劝慰：“小姐，再等一会儿吧，谷岚……。”

恋：“他不会不知道，中美建交以后，台湾赴美班机大大减少了，再不来电，就得拖到明年了。”

柳：“噢，小姐，你就要出远门了，到了美国谁照料你呢？我……”

叶恋枝依着柳妈坐下：“别难过，柳妈，我还要回来的。”

柳妈拭了拭微红的眼眶：“噢，我是为小姐高兴呵，到了美国你可要常来信呵！”

恋：“一定。柳妈你三十年的照料，我怎么会忘呢？再说爸爸的病……”

柳：“放心，老先生的病会好的，你这次去美国办喜事，用你们福建俗话说是，冲喜、冲喜，百病能医呵！”

恋：“柳妈，我这次去纽约，主要是读书，其次才是结婚。”

柳：“小姐大学已经毕业了，怎么还要读书哇？”

恋：“爸爸希望我继承他的事业，对祖国的历史作进一步的研究，所以我要去纽约东方大学考学位。”

柳：“听老先生的话没错，哎，我的水儿要能有机会再读书该多好啊，可水儿他……”

恋：“怎么，都十来天了，长水还没消息么？”

柳：“听渔业公司的人说，那天夜里水儿他们的船在海上遇到了十级大风，无线电报中断了……”

21. (化出)大海，波涛汹涌，骇浪排空；

天际，乌云翻滚，狂风怒号；

一艘台湾渔轮在风浪中挣扎，一会儿抛上浪去，一会儿埋入浪谷。

甲板上，长水在呼喊，声音被风浪淹没；

长水在放锚链，一个巨浪打来，长水摔倒。

船长绝望地闭上眼睛，手从罗盘上滑下……

船员们恐慌的眼睛，有人取出神符，人们纷纷下跪祷告。

甲板上，桅杆发出断裂的巨响。

刘长水奋不顾身地用肩顶住桅杆、用尼龙绳加固，又一排巨浪打来，桅杆倾倒，刘长水倒下，鲜血渗出长水的左肩。

大海咆哮，天昏地暗。

22. 叶宅客厅

柳妈奔向窗口含泪悲咽：“水儿……你在哪里？”

恋：“柳妈，你不要难过……唉——”她因为找不出适当的宽慰话而长叹。

柳妈用衣袖拭去泪珠，竭力抑制住伤感：“呵……小姐就要大喜临门了，我不该伤心抹泪的。噯，小姐长大成人了，我，我真舍不得你呵！”

恋：“我也舍不得离开你，离开这个家，特别是年

近病重的爸爸！”

叶恋枝望着父亲的卧室：“噢，柳妈，爸爸睡了吗？”

柳：“没有，老先生是三十年的老习惯了……”

23. 阳台上

叶大钧一动不动地坐着，象一座塑像。

夕阳洒在他的睡衣上，闪烁着惨淡的金光。

海风，送来阵阵涛声。

柳妈的画外音：“今天，我劝过多少回了，可他说病重了，更要多看看……”

叶恋枝的画外音：“爸爸的心情我懂！”

24. 恋枝和柳妈走上阳台

恋：“爸爸，您该休息了，天又这么凉……”

叶大钧寂然不动。

柳：“老先生，请进屋吧！”

叶大钧依然不动。

恋：“爸爸我就要走了，您——”

叶大钧长叹一声，终于站了起来，恋枝扶老人走向书房。

25. 叶大钧的书房，这里布置的十分清新、雅致，墙上挂着四幅泼墨山水和唐人真迹。

高大的书柜中整整齐齐堆放着线装的医书、史书。

一张红木书案上，放着文房四宝。

笔架上，搁着一支尚蘸饱浓墨的羊毫。

一座雕着青龙的铜质纸压，铺展着一纸苍劲而秀丽的书法，显然这是老人的新作：

“空眼有泪不轻弹，
楚齐伤春依曲栏；
天涯思乡归未得，
闲中红豆忍相看？”

叶大钧缓缓地抬起头来，深情地望着爱女：“恋恋，你就要离开台湾了，原谅爸爸病重在身，不能为你送行，我……”

叶恋枝蹲跪在慈父的膝前：“爸爸，我真舍不得离开您……”

叶：“傻孩子，这是你的锦绣前程呵！唔，给谷岚的电报发了吆？”

恋：“发了，昨晚八点发出的，可到现在还没回电！”

叶：“唔，情人相见，总觉时间走得慢呵！哈……”
老人虽然在笑，可笑声是那样的凄楚。忽然，他感到一阵心绞痛，忙用左手捂着胸口。

恋：“爸爸你觉得怎么样？”

老人缓过一口气：“无关大局……自己有病自己知

呵！”

叶恋枝焦虑地绞着双手。“爸爸，我真担心……”

叶：“怕就此一别，便成永诀？不，我虽然重病缠身，可离黄泉之路还远……”为了证实自己的话，叶大钧竟健步走近书案，提起笔来俯首书写。

叶恋枝望着父亲，她的胸脯在激烈的起伏。猛地，她转身走了出去。

26. 客厅里

叶恋枝拉开了乳白色的手提包，从中取出一张淡绿色的卡片。

她刚要举步，又停下，犹豫了片刻，终于又走进了父亲的书房。

27. 书房内

老人刚刚收笔，纸上一行新书的落款，墨迹未干——戊午年除夕大钧手书。

恋：“爸爸——！”

叶大钧微笑着指了指桌上的字：“唔，看看，爸爸的笔力怎样？”

叶恋枝抿了抿嘴唇，强作笑颜：“啊，还象以前一样苍劲……有力……，可是我怕……”

叶大钧走近女儿：“怕我寂寞、孤独？孩子，正是为

了你不再生象爸爸这样孤独痛苦——去吧，和心爱的人在一起，厮守白头，永不分离，永不…分…离。”

恋：“不，爸爸，你还不知道！”

叶恋枝把手上的那张小卡片插进书桌上的一个仪器里，又按了一个红色电键，莹光屏上，出现了一条红色的示波曲线。

恋：“爸爸，您的心电图说明……”

叶大钧用手制止了她：“这一切，我早预料到了，可是你不能因为重病的老父而放弃学位呵，不能！”老人的嘴唇在颤抖。

叶恋枝痛苦地转过脸去，望着窗外。

27. 窗外，云层低垂的天空中，

一只失了群的孤雁在茫茫的云海间寻找着雁群飞去的方向。

这是一只幼小的孤雁，它哀哀地鸣叫，焦急地飞翔着。

叶大钧的画外音：“孩子，你在想什么？”

叶恋枝的画外音：“我……没想什么……”就在这时，那只孤雁远远地发现了前面的雁群，奋力赶了上去。

28. 书房的窗前

叶恋枝的眼眶中涌起了两朵晶莹的泪花，她猛地转过身来，大声说道：“不，爸爸，在这离别的时候，我不能撒谎，我在想，我在想——妈妈！”

叶大钧惊愕地睁大了眼睛：“恋恋，你……”

叶恋枝激动地扑向父亲，象孩子似的倾诉着自己的心愿：“我在想，妈妈能和我们在一起该多好！如果这茫茫的大海上能有一座长虹般的金桥，让我们骨肉团聚；如果妈妈能在您的身边；如果……”

叶大钧猛地推开女儿的手：“别说了，恋恋，别说了！”他的手重重地落在了那座青龙纸压上。

笔挂上的笔在剧烈摇晃着。

恋枝：“我不能不说，爸爸，我们骨肉分离三十年了，可妈妈是什么样的。我却不知道……”

叶恋枝望着女儿含着泪花的眼睛，望着女儿由于激动显得苍白的脸庞，言不由衷地宽慰道：“你妈妈……如果还活着，看见你快成家了，又要去美国考学位，她一定会高兴的。”

叶恋枝目光扫视过书架上一迭迭整齐、庄重的线装史书。

叶恋枝的画外音：“爸爸，我热爱祖国的历史，可是一个中国人，只能到美国去研究中国史，这是一个多么大的悲剧呵！”

叶大钧的眼睑垂了下来。

叶恋枝轻声地：“如今，中共和美国已宣布建交，我想回……”

叶大钧打断了女儿的话：“这些我都想过了，不可能，不可能呵！”

老人内向地吁了一声，起身踱向橱边，语调深沉地：

“因为你是一个国民党少将军医的女儿。共产党容得了你这样的人么？！”

叶恋枝痛苦而迷茫地坐倒在沙发上，喃喃自语：

“我……这样的人？”

叶大钧从橱边转过身来，他的手里捧着一个精致的盒子。

叶大钧把盒子递向女儿：“孩子，你要走了，爸爸有一样东西要交给你……”

叶恋枝不解地望着父亲：“这……？”

叶大钧：“三十年来，我一直没告诉你，也一直不敢打开它……因为它是你妈妈的首饰盒。”

叶恋枝：“妈妈的……？”她深情地接过盒子，轻轻地把它打开——

盒子里孤零零地放着一条金心项链。

金心的中央镶嵌着一张照片。

叶大钧：“这就是你妈妈！”

叶恋枝惊喜地：“妈妈？”

叶大钧默默地点了点头，他的眼眶湿润了。

叶恋枝把金心紧紧地贴在胸前，少顷，又深情而贪婪地看着那张镶嵌在金心中的照片。

29. 照片是玉蓉青年时代的留影。

她和恋枝是那样的相像，特别是那双美丽、秀气的大眼睛。

还有嘴边那对笑意盎然的酒窝，更使人感到甜蜜，娴静……

30. (化出)家乡的码头，青年时代的玉蓉正盼着远航归来的大钩。

一艘邮船已停靠码头。

青年时代的叶大钩提着皮箱，疾步走下甲板。他风度翩翩，英俊潇洒。

码头上，身姿婀娜的玉蓉用力挤过喧闹的人群。

她笑颜妩媚，全身充满着青春活力，就象她手中捧着的那束美丽、鲜艳的红山茶花。

31. 那束红山茶花出现在家乡的九曲桥上

湖面倒影，大钩和玉蓉并肩在九曲桥上漫步，娓娓而谈。

32. 古塔上，大钩和玉蓉依栏望海，倾吐心愿。